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九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文上

毀曹操廟文 唐 肅

操之不臣于漢天下後世莫不知也而夷陵獨有廟夷陵之民皆愚邪夷陵自有廟來國不一姓官不一人而未有毀之者凡士于夷陵者皆愚邪非也夷陵之民不皆愚或知毀而不能毀者力不逮也仕于夷陵者亦不皆愚或可毀而不能毀者勇不勝私也雖然知毀而不

能毀非愚也可毀而不毀者誠愚也申屠公以一介更
獨有事于此視之民則力足以為視之官則勇足以勝
私不流于俗不惑于禍使愚者駭不愚者悅也得非偉
歟嗚呼操之鬼遠矣雖毀之不足以誅之然公之為亦
非以誅操也欲後世不臣如操者有所懼也

却巧文 王達

歲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註：弗憚適冷風颯然
月綻雲析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歛莅吾席柝
步搖灑：繁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

天巧式利下民禱吾者恭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
貧吾久聞子多驚少文吾寔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
吾悉汝陳王子竦肩斂踵覩：志：似夢非夢謂神非
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撫
然曰噫人生兩間孰不真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
不師謚遇祇業專攻朱塗嚙啗龐言滋豐技夸鬼域計
逞狙公鳥翼蛇虺蜂聚蟻同託根巍柯名曰宛童俾不
曲合焉致斯崇路欺握雉祝天祛蟲陽縱陰戢內傾外
融愴陋忻媿人心攸同聾俗簧世謫行迂蹤季子由是

而貴由逆由是而封子亦聞放矧乎妙奪工倖紆行曲
施能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浣薇露
戲焚玉璉錦心繡腹侮書嫚詩啟喙成訟轉趾徵疵予
予奪之是之非之顛倒縱橫起滅提搥倚天拔地斷蛇
剗犀藻葩綴絳陟降馳驅氣劇屈子目短相如諸侯見
構豪族爭儲臺臺可喜臺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為今
子讓吃赭顏沉吟支頤窮鄉僻地運日以奇吾今告汝
汝應締思汝不改轍焉能救夫騏驥捕鼠弗速狂狸吾
將錫子語穿助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之痴詎不偉哉

王子曰臣聞駕馬安步麒麟跼躅各有攸得奚憫奚憚
良玉渾然烏事刻琢馬安善官倪寬樸學寧為拙傷毋
為巧詠岐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相強語手擎
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汨此靈府命栖險竿躬皇遊
驚嵩目蓬心臣寔不取天孫噓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
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猷方衲圓鑿事恒弗
投毀方瓦合懵不知謀耳与目敵心與身仇么麼之技
自矜寡儔胡不思變吾寔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玉堂弗
憂攻若敷澹厄如楚囚匪徒耻之吾寔悲之也匪徒悲

之吾寔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
啟臣之智固備矣然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
妍生龜脫筒顧非自然危霍斷脛乃違厥天機械藏心
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
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驚惕
於是天孫超然冥遊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
天萬里一碧達自叙曰昔柳儀曹曾製乞巧文千載之
下有鐵厓亦當擬之矣予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却巧
文并窺管見其敢追踵前賢哉始自釋其抱耳竊觀來
世傷于巧亦甚矣何又示人以乞巧王公反其作而却
之有補于世道不淺

瘞筆文

陸樹聲

予自南雍謝病將歸理其裝敗筆盈篋童子啟予盍昇
水火予曰是予靡廩粟以朝夕指使從事焉者其忍諸
發策而筮之得坤之六五乃擇地西南隅坎而埋焉為
文以告之曰維爾初覲肆予髫童爾資鋒穎以發予蒙
予嘗下帷覃思隱几研窮呻吟畢語鍛詞鎔爾或輪寫
予意乃通暨予翺翔黌舍試藝澤宮孰使予揚眉吐臆

轉腕生風磨鉛出利刃樸抽工爾于是與有庸焉予既
陸沉世路濫迹章縫離奇偃蹇闡茸疎慵不覩予辱周
旋始終爾雖緘默竊隱予衆進不能使爾載直固書之
府簪侍蓬萊之宮鋪張聖制黼黻皇躬庶幾馳竹帛之
勒鼎鐘退不能縱橫六藝之場搜羅百氏之藜書窮八
法學贍三冬上規莊屈旁軋張鍾使爾驅雲霧而走蛇
龍徒使爾顛剝形禿挫穎銷鋒交踈几格迹謝磨礪浮
湛故帝顛倒篋中孰令爾勞大而不收功若乃珣文破
義伐異黨同漁獵管測邀譽市客脂言簧鼓賈進希

逢使爾含毫茹羞濡首低痛此數者予曾不以是溷爾
亦能諒予之幽悰惟是細絰繹史泝流尋宗摘辭摘
句組繪雕蟲蘭堂桂館嘯月吟風徘徊景物陶寫心胸
使爾疲于應命靡適不從是爾嘗力于予而予亦自信
無負于管城公也筮告孔嘉含章有終月日維良往即
爾封籍无咎以无譽予亦將括囊于山中

足責吳子文

吳鼎

彊梧大淵獻之歲嘉平之月除夕前二日吳子陸舩折
足晝夜仰號七旬痛乃定之後五閱月乃離榻又五閱

月乃杖梨自遭患至是期矣尚不良于行吳子拊膝嘆曰異哉余此足也古之人跣揭陶漁繭胝躬耕穿履踐雪躡蹻擔簦若是者吾足未經也今之人高門懸薄日往趨趨造請逢迎健步風趨若是者吾足未能也改歲多暇祥琴既聲避喧集野聊爾曳行欲一跌而復振匪三爵之沉冥彼險巇而弗踣此優逸而留生意者多行非禮刻肌椎髓天降大罰以懲淫冗邪抑斷腕決踵全予首領塞馬非妖支離獲倖邪胡為宜瘳而久不瘳也足忽應聲責吳子曰足不負子、則負足矣昔也仕不擇

祿誣體小邑驅置風塵之下跪伏庸豎之側污吾足一也既乃觸天網墜危机嬰金木受榜笞污吾足二也朝祥慕歌聖門所譏臨深履薄百世之師子皆弗念以及燔夷污吾足三也子有三大負于足詬莫甚焉尚可讓我以奔趨而怖我以險艰朝前軌之永飾忘已迹之多愆且吾為子足多歷年矣進弗使升華陟要乘堅跨肥委蛇玉階侍從黼辰退弗使却影離塵高蹈遐放息響空虛流憇閒曠徒匍匐以學步昧筋力之日喪履坦途而未邁追逸駕其奚望縱此足之無玷亦何裨于貞亮

孽匪神作禍不知創稱天引命詭情譎狂安得無咎哉
安得無咎哉若夫步及奔馬而不免為僂者非閔足也
珠玉無脛而含耀華匱者世所矚也故夏后偏枯而稱
聖樂正因傷而訓垂申徒遺形于子產無趾務李于仲
尼跛卿霸晉贖子師齊相中山者贖脚之司馬代穰侯
者折節之范雎咸以倣黨光揚乎下體豈緣陋足借譽
于豐軀顧慙媿美于教子何患見哂于跛夫

擬嘲孟嘉落帽文

吳

曷

九月九日令節長時辰大司馬戎機稍暇宴會斯張集于

龍山旗旆央央賓徒如雲材彥翺翔稱詩展志合歡舉
觴登降有節獻酬縱橫孟君既醉弗以德將落帽不知
儀度失常衆賓騰笑請奪罰觴先王創禮敬為大綱賓
主百拜終日無荒冠維首服乃身章夏收殷尋典制
攸詳是以尼父有正其衣冠之訓詩人有攝以威儀之
方相鼠垂訊賓筵示防側弁屢舞是曰不臧卻孽教享
甯惠徵亾冀缺慎恭白季登揚遽瑗敬上過闕趨踣褻
衣舞陳右稱敬姜鍾儀南冠操土弗忘管寧皂帽終歲
有常君今越禮甘鍾傲狂請出童殺飲以兕觥

放雀文 趙時春

僕有以生絲紡網承之以木籧箬加一蝎蜈于機端而反屬之于本上曲而震諸獲其生雀余哀夫察往而迷來貪賄以喪生者將不止于雀也故釋之而慰之以辭曰充二儀之間荒者織者翔者潛者蠕而動者冲而休者踈而植者最含陰陽之類奚什百鉅萬于汝乎視汝而巨、之至者能吐納宇宙韜羅萬象而不窮也視汝而細、之極者能破秋毫匿飛塵而莫覺也故以大形役小形無形役大形大智役小智無智役大智計汝

處其中奚啻鳴沙之噓埃哉是其役汝者多矣而汝又將有所役計汝之所役者無幾而汝役、矣宜其及乎此也汝以其當役者役物而吾又以所當役者役汝不獨大小之相形有役吾者夫吾之心固為汝所役矣吾知悲汝以彈丸之飲而忘其軀不知吾又以羽毛之覲而忘其萬物之鏡也吾之可悲不大于汝乎昔者桀紂以其威力役天下而不知返也故湯武役之秦皇以其富強役天下而不知返也故楚漢役之齊晉楚魏以其國受役智伯范中行以其家受役是皆役之大者其餘

有勢者役勢有財者役財乏則以其身役奔天下莫能免者是以昏亂于下而不奠其所也悲夫天下之相役久矣而孰與濟之吾今釋汝非為汝德姑免于役而已汝其識之勿復相役以相斃

祭蝦墓石文

于 謙

曰汝以頑然之石棄于道傍固無以異于凡物也故老相傳以謂昔人有欲取汝以為用者重不能致遂以為神且因其形狀之似而命以蝦墓之名固不雅矣然物不自靈因人而靈自是遂能作雲雨以利一方出影響音

以受祭祀物有神以憑之能為禍福理或然也且昇奉必待于婦人感應必俟乎血食未免喜好淫褻邀求祭祀神之聰明正直者固如是乎况今天久不雨汝享人血食受人禱祈或雖近而不及遠或冥然而無所感徒有害于生命徒狎近于婦人是則為物之妖而非謂神矣今遣本境牧民官再遣汝一祭仍曉以此羨享祀以後如甘雨施降遠近沾足則汝得以安居故處永享血食如一晝夜不雨將積薪以焚汝使汝之形滅體碎以絕妖妄吾言不虛汝宜聽受

瘞古誌石文 鄒觀光

去先塋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甃焉縱橫尺有奇
余拭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字尚未剝落可讀古色黯
然其葬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其先世皆貴盛三世父
子兄弟簪纓相望而後葬者誌者其姓名無不可辨其

集誌

天其心先生傳者工果文之石

距今千有六百年美門潛闢玉匣珠襦一切止有是誌

落他人手供累塊耳張藉詩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
人柱下石今既不幸而見發又幸而遭余而又不幸終
不能奉其名世之人役：百年之內復規：百年之外
微精竭神以斲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
沉之亦可其衾衣繡裳而紉諸石椁亦可其衣薪而棄
諸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雖然余既以耳而目之矣
安知爾之神氣不傳抔土以存哉余命童子瘞之故處
而仍以觴酒豆肉為文以告之曰千百年之前貴耶賤
耶賢耶愚耶吾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

瘞古誌石文 鄒觀光

去先塋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甕焉縱橫尺有奇
余拭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字尚未剝落可讀古色黯
然其葬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其先世皆貴盛三世父
子兄弟簪纓相望而獨葬者誌者其姓名蝕不可辨其
地則安鳳鄉其人誌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
近代諛墓語嗟乎葬者藏也骨肉歸于土無不壞也誌
以志之銘以名之庶幾陵谷變遷而名不朽而唐大中
距今千有六百年羨門潛闥玉匣珠襦一切止有是誌

落他人手供累塊耳張藉詩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
人柱下石今既不幸而見發又幸而遘余而又不幸終
不能奉其名世之人役：百年之內復規：百年之外
傲精竭神以蘄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
沉之亦可其衾衣繡裳而紉諸石椁亦可其衣薪而棄
諸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雖然余既以耳而目之矣
安知爾之神氣不傳抔土以存哉余命童子瘞之故處
而仍以觴酒豆肉為文以告之曰千百年之前貴耶賤
耶賢耶愚耶吾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

耶爾不自知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耶吾言存
 耶吾與爾皆不能知而向為爾也者惻怛悲哀而誌之
 今為爾也者歔歔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
 爾而吾與爾又不知也悲夫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

文下

轅騾文

王文祿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旃蒙協洽之歲貞于孟陬之八日至止彭城登車攬轡
 見衆騾精神一騾憔悴問之執御曰駕轅之騾也其始
 也擇之精其既也養之厚其任也當其艱其價也重其
 賀月夕星霄雪晨風晝其勞勩也亦已久矣予曰何不
 易其駕轅乎曰轅車之主也駕轅騾之主也易以他騾

不敢服轅此驟蹄齧不肯棄轅寧待其斃而後已烏予
以日暮止宿因扣厥情明發駕轅而起程也升高阜之
壠力後足以躡撐下低側之坂先後足而縱橫曲徑行
其軌直途正其膺水坎齊其偶河梁細其行輻衡壓其
脊箱收賴其寧鉄輪奮擊其勢鳶鈴雜沓其聲亦甚疲
而渙汗若太息而長鳴予實憐之同車者顧而笑曰子
知轅驟之勞而不知夫人之勞亦有似于轅驟者乎且
天地一車也參贊一轅也夫人一驟也是故惟渾惟元
無車無轅驟曷從產駕安用旃逮及開闢知識火煎車

乎既造轅乎既堅驟乎既壯致遠周旋迨古道蕩
平原荒野店落井廛南北之經數萬東西之緯幾
千欲頻年之往返必是驟之駕轅子如憐之烏能負任
子仔肩耶予曰否不然也轅必驟駕驟必駕轅特逸者
可代而勞者可憐也客曰非駕驟之罪也驟之駕轅性
也不棄于他驟者分也寧斃而後已者志也予曰驟亦
有妒心乎亦欲出死力以盡心乎亦寧為其尊而不為
其卑乎客曰驟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即天之性天之
性至靜也而生動以故天性好生生人咸抱用世之心

若神禹之厯乘四載宣尼之環轍九州惟子之初生志在六合顧老之將至時無一休彼其駕轅之驟亦何足以為尤况茲引重致遠同乎乘馬服牛沂川生于是憮然曰予與子也三年一會春試千里方策梁輶每沿途而跋涉恒去家而幽憂嘆駭駢駑駘之無別柰王良造父之未收志雖篤而莫展道不同而奚謀抱泛駕跣地之才豈懸金圖畫之求垂耳困益車而自慨俛首觸羈勒以增羞徒憑軾而大笑走飛塵以遐遊

辰陽廢五顯靈官牌祭土地文

萬士和

維嘉靖庚申時當歲除於天時人事有除舊更新之象其官某謹以羊豕酒醴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曰今天下百司庶府必有土地之祠蓋以食土之毛治土之民官享和平人罔災害秋毫皆土神之力保佑陰隲於其間故后土社稷山川之祭莫非報土之德然各有分限惟土之功愈分愈細故土之祭無大無小皆得對越世俗有五顯靈官者義不經見意者此舉之始亦起於報土之德土之德無乎不在故合四方中央之五位而求之其無不顯且靈也此於義取根本未嘗不善愚夫陋俗

訛以傳訛不曰靈官則曰吾通凡人家有一草一木之怪淫邪鬼崇之妖惑誣神之所司遂使聰明正直之用為巫覡誑惑之資其褻瀆神明雖智者猶或承襲其弊或忝分守湖北初謁土祠見有五顯牌列正面土地牌列座隅不勝驚恐以謂后土社稷山川之祭其大而有所土者得盡其誠百司庶府之祠其小而有所事者得致其敬人之報土亦已竭矣乃復借名五顯此非所以報神之大功而適以滋世之侮慢細民惑此不勝其愚守臣而然誰執其咎或不敢瀆神明而大懼風俗之壞

謹以此文用申虔告乃撤舊牌一祛宿弊而專奉土祠亦所以奉神也其有淫邪鬼崇假神位號誑惑民間者神其速為發譴以保佑斯民神正其幽余正其明如書之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則所以助成我皇明之治神之功其又可報耶

盟耳文

凌

翰

嫠女之野長山之陰有翁昂然投朝簪而甘心乎一壑也既適甘盤之荒迺由伯夷之隘屏玩好以不娛与声色而長謝榮名是辭宓利大戒爰有侍人肆言無忌低

散密謀高談逞志口語津々垂涎竊視不貴勢之重灼
則文季之夤緣不婚媾之貨財則羣居之宴樂夫威福
者張大之本名位者富貴之趨處之宜有道也今也悖
入致貨染指怡々寶藏溢室赭堊獻竒原田每々沃爾
膏腴蓋廬老佛之居而歸其業收兩爭之利而黨其偏
豪吏由其役使弱子困於笞鞭禍既延於桑梓殀乃降
于衣冠此汙吾耳之一也夫作于前者榮以利則承于
後者步其風辭章啟寇之階庠序干名之府役之以耳
目所親投之以家庭所欲求之既重舍之必輕所慕者

名所捐者金有釁可入其市盈庭授者不以為慙受者
不以為德揚于衆不掩其非聞于上則云其實盖句讀
未之有聞而冠衣倖然扇赫此汙吾耳之二也夫婚姻
論財其道夷虜人則夷虜疇曰不可令也百金酬媒千
金歸女勢如炙手爭趨競取傾家謀聘百拜百啟爾乃
黃金釵花補胷緣喬雲繒霧縠如擲如棄筭珥纍々胡
然天帝婚乃下邑之蒸庶婦則上國之太君矧后飾所
未有亦王制所未聞是故男不及亂先問桃夭瓊筵是
肆珠履孔昭上無遺巧賁其一室僮僕奉之則百其役

則汙吾耳之三也夫矩矱正則大業修邊幅墮則惰行
出爾乃終日靡、所事杜康枯棊三百中夜未央歌兒
舞女娥媯而靡曼者笑樂且狂苞苴之富帷簿之慙悖
德慝禮乃健爾談習於積毀以從欲耻於引咎而省愆
蓋嘉言不啟其齒而謔浪歡呼懸河霏雪而至者皆吉
士之所不堪此汙吾耳之四也嗟哉乎此流俗之大頽
也談經侶希營道無術諸相與謀匪甲則乙吾生初年
如有楓山慙潔峻礪索無刺錢故潔之以清而衆以清
應堂又孔庭五七十人言不及利清議大行故聚之以

寡而業以寡修禽獸肥膻修聘有規朱提是易以簡為
師此吾耳目之所覩記而胡若是乎之質、也人之賢
不肖自古而然故業之修墜情之招也鄉有高山峩、
在瞻胡夷爾陵毀而成川夫天之生才藉矣使斯人羣
而聚譴以從淫必不然矣閩嶺十年故鄉改也色聞倚人
言慨焉於邑澱之下流百尺其淵匯為清波萬壑其源
汲以盥吾耳而詈之曰耳哉耳哉爾胡然而聞是哉水
哉水哉其能滌吾茲穢哉於是盥之而祝之曰富貴豈
一家物哉哲士有養母即怡淫田廬瓦礫金玉灰塵爾

忍聞此盍聞爾以詩書之聲清哉咨爾水又盥而又祝之曰君子不患不能進而患進之不以道以利而入以害而出雖然不出他年口實爾忍聞此盍聞爾以道德之積清哉咨爾水又盥而祝之曰夫婦人倫之大網婚約未終先啓其隙反目以居舅姑鮮得男老以鰥女歿以溺禽獸乃心夷狄乃逆爾忍聞此盍聞爾以禮教之碩清哉咨爾水又盥而又祝之曰業荒於嬉行毀於隨蠢然天地之一蠢所患乎飽食而逸居大耋之嗟日昃之離知予不知爾忍聞此盍聞爾以無逸之書小宛之

詩清哉咨爾水

讓陸大夫文 屠應峻

天子熙寧海內宴然無非意之傲興禮飭樂綏和神人乃肇建七廟紹隆古之上儀垂範罔極復繕治諸宮室臺苑示後世無所加也惟時詔二三文武大臣經理諸務司空紀材百工協叙于是武大臣候勛論奏工曹主事瑞杖工官某死下詔獄雜治陸大夫幼淳時為繕部郎中上疏曰臣時雍言臣聞為人臣者毋曲言毋遂事宣和協誠靖共厥位否則有刑所以杜不軌懲壅蔽也

乃主事瑞素未與工官某接何得輒杖以死武定候勛
習怨瑞輒誣按且弗集諸經理臣擅署名進御所欺因
誑上大不敬請逮治臣時雍病曠不任事請罷謹昧死
言詔下御史臺御史臺奏郎中時雍先事規禍宜併案
乃謫陸大夫提舉廣東鹽司諸公卿以下覲大夫者率
咄、為大夫頌柱史應竣見讓之曰嗟乎陸大夫來若
有罪吾數以責尔若聽毋怠夫有國家者厚府藏儲錢
穀豈有他哉將以建事而快意也今天子創立鴻圖鳩
營駿功是故其用財宜若建瓴之下烏民趨之若涌泉

之赴焉雷震響馳疾舉雲集而後不日之程可稽也迺
大夫躡、細廡底勤夙夜計徒經物出納辯等其視公
府之積也若私資焉瑣慮繁度而弗忍釋也衆庶懷怨
豪强切齒下不以為恩而上不以為便是大夫輕重易
揆罪一宮室迤遞輪宇炳夾金璧之光垂、烛地聞者
愉耳觀者逸目其幸就而見之以為神仙之宅帝天之
庭莫不大喜崩角悅怡而歸而大夫稱首功乃獨俯而
戚曰是國用之所鱗集民力之所輻湊也是大夫欣戚
佚情罪二諸工肇殷大賚駢及上自徽侯公卿下逮攻

工胥吏無不蒙被渥澤命筵授几左持醴肴右擁金綺
橫視揚：以為受恩愈量萬世無極而大夫中坐愧：
復叱：曰臣等以奔走微勞引繩督墨因力就技歲廩
大官田廛勞問終始一工而旬日蒙恩者以十數彼逆
塞之士披堅秉銳身暴露于野幸尺寸之功以希旦夕
之賞文吏簿稽軍庸弗錄賞之弗洽臣實耻之是大夫
矯節以抗衆罪三臣子之于君父見其愛亦愛焉惡亦
惡焉是故莅官者遇下則視遇苛則議遇上則俯遇君
之所幸則偃倮而走耳武定侯勛天子之所尊重海內

所共知也其寵靈之所憑藉勲伐之所鎮據將何有于
大夫而大夫違君之愛渝士之分干國之紀以議宗臣
攬虎鬚而侮之靡不幾矣是大夫不量力而干上罪四
夫人臣勤勞終其身冒一罪猶足以死而大夫叢疊積
累蒙誤恩遷海外竊以為大夫何幸也大夫往矣其急
改行易操無蹈于初非無斤以鬻廉無職以留直
曠惠以逮下戡節以媚上巽恭以悅衆浮沉以就俗則
大夫之謫自是且進矣不然予未知大夫之所稅駕也
于是陸大夫起曰謹謝子予行矣吾聞之矯矢之絲不

可以紉衣蓬累之士不可以駕車人固各有志也予往矣子無堯以污我遂登車不顧而去

募刻大藏唱導文

瞿汝稷

世之誕佛者皆比于范頌之神滅者也而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即心也即道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聖人所以叅贊化育者也是豈形之所及也惟聖人為能窮神而庸愚固未嘗亡特不知其即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則一狗于形于是遺範圍天地之廣大而自狹棄曲成萬物之微妙

而自穢終日役：不過耳目口腹聖人愍焉故諭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復慮人之自畫而高遠之謂非已所及也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堯之所以克窮此神也桀之所以桀昧此神也是神者溯之無始推之無終豈形生而始生形滅而隨滅哉形有盡而神無窮故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而頌之言曰形即神也神即形也形生而神生形滅而神滅藉如頌言操則存者存形攷舍則亡者形亡攷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百骸

九竅六臟誰為然放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夢說築巖豈
目所矚處今而憶者昔在吳而知越何形之能然續亦不
思甚矣履帝武敏而生棄杜伯閔子伯有為屬墳典所
載未易悉舉是皆迦文之所倡乎故續之言形即神也
形滅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君子之所棄也是使人重
形而遺神淪胥以溺者也何以言之謂形即神則舍形
無我舍形無我則凡形之所欲皆我之所欲而以禮義
維之是強也是外鑠也神不滅而謂滅則堯桀均盡顏
跖均生均生則縱佚者自適均盡則好修者徒勞于是

示之以餘慶戒之以百殃則見以為茫昧而難徵也揭
之以仁義則以為仁義櫻人心揭之以性善則以為性
惡則以為善惡混幾何其能信之于是聿皇得喪微纒
貪毒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沉淪昏衢莫能自
出旋復流浪為若無己如來智入三世圓應眾機五時
說法海墨不可勝絕其流入震旦者終海墨之一滴是
為今一大藏其語報則微之三世其語性則盡之妙覺
知三世之報則堯桀不均盡知性覺之妙則性善無所
疑故下焉者得其說如惕于三世之報惡不俟懲而草

善不俟勸而行矣上焉者得其說則妙契性善之真居
仁由義若耳聽目視何有櫻吾心哉是以聖賢之教得
如來而大暢惜哉鎮之不講謂形滅神滅而誕佛也惟
如來之教能窮此神之廣大微妙語其大則天地者無
盡大海之一漚耳元會運世者無盡時劫之一瞬耳語
其妙則無聲無臭此之空諦也精一執中此之尸波羅
蜜也一言演為無量義竟古今而推之莫能竟也儒墨
之是非黃老之秘密與百姓之雄辨一言蔽之而有餘
也佐堯而堯佐舜而舜父以之而慈子以之而孝護世

以之而護諸衆生帝釋以之而離爰梵天以之而勝慧
二乘以之而迴向真乘菩薩以之而證入妙覺四聖六
凡無根不被故其言必至于海墨也河沙妙德罔越窮
神故其要必歸于一乘也世出世法莫不竭盡而無餘
矣是以世之興王莫不尊尚三藏之備于貞觀五宗
之盛炳燁于開寶興國于時傳經之僧往返西域至初
王公百辟送迎宿衲出世示寂宸蹕時臨焉而語唐宋
之治莫盛于此時乃若三武宣和之碼法則亦自碼其
祚理亂之階寔有深繫故我太祖太宗穆極紹隆太祖

既刻大藏于留都太宗復刻大藏于京師列聖纂緒底
今無替至于歷代名卿宿儒或行峻一世或文雄百代
龍翰鳳雛之彥蘭薰雪白之賢歸命法流順真靈筏者
數之更僕未易終也考其人之操履事業皆彪炳史冊
故未嘗以嗟此而壞世間法也或者謂當如淫聲美色
以遠之惟恐入于其中夫飽梁肉者必無求于棗糲服
縞紵者必無取于短褐以短褐而棄縞紵以棗糲而棄
梁肉雖愚者不為也使道德之蘊不出于六執性命之
微無過于諸儒則彼固皆舍六執之腴入諸儒之室何

何肯悅諛辭而釋微言就僻行而盪大道乎是棄縞紵而
求短褐之類也非人情矣嗟乎四大假合也百年旦暮也
神之未窮茫：安託適百里而不得其所託則皇：烏
浩劫之適何翅百里七趣紛還所託靡定徂百年之得
喪而輕浩劫之流浪可不謂大哀耶故濟我于一時者
不及濟我于一世者也俾我一世得所安者不如使我
浩劫得所安者也求濟我于浩劫者非如來之教而何
姑未敢論受果登地第能泛瀾覺海中既餘潤則契根
根塵：靡不周徧法界不獨可以窮神亦可以窮形色

之原矣于是纏蓋不能縻陰陽不能控脩兮其翔泊兮其集得固如也喪亦如也未游焉者不獨喪之為喪既游焉者不獨得之為得念滅盡而非斷古今不異而非常畢化沙界而壹無事默然宴坐而萬行嚴往來生死未嘗生死出入淨穢初無淨穢豈將來而後證審于今而不誣是以寬曠劫于刹那拔九類于半偈莫尚如來之教矣密藏幼于二上人以南北二藏皆梵策流通不易思刻方冊廣其流通極溺之慈甚盛諸龍象數美其事盡矣予特恐世之誕佛者或沮之遂書此以輔葺

馱氏之跋折羅杵去

荆州大皇護國寺募接待檀文瞿汝稷

唐初荆南有二寺一名天皇寺一名天王寺其住持二人皆名道悟居城西天王寺者嗣馬祖其法嗣為龍潭信、後為德山鑒自德山一棒如雲如雨至今鼎州香火之盛甲于天下而不知辦香尚當屬之今城西天王寺也其居城東天皇寺者嗣石頭其法嗣為慧真文賁幽閒即今城東護國寺是也傳燈錄不深考乃以天王天皇合為一寺二道悟合為一人而以龍潭德山為天

皇道悟之脉謬矣今城西天王寺久矣不存而屹然獨峙惟天皇寺耳昔盛今衰可慨也哉袁子曰人知釋之福儒而不知儒之能庇釋也茲寺之在梁也張僧繇畫十哲於壁人頗疑之及魏人滅法毀教江南諸刹無得免者寺竟以先哲免難此儒能庇釋之明驗也今寺漸荒落法堂前草深一丈去天皇脫悟時光景遠矣夫近時之士大夫皆誦法孔氏者也所望創僧廬市僧田以招致撥草瞻風諸龍象者亦惟誦法孔子諸賢是賴則儒之能庇釋也不信然哉若夫佛之庇儒與庇一切有

情大恩難報鴻毛邱山予不復言之矣

告除錢文通公生祠文

羅虞臣

公邑之大夫而先朝之重臣也某後生不能為公諱短又說有司撤公祠毀公像某罪也雖然昔朱元晦移文除秦檜之祠君子以為舉三義蓋痛奸臣之盜名而惑士論之理鬱也某著公佞行自效於為公忠臣之義然後請謝階下聽待公誅某常讀祭法有曰法施於民祠之以死勤事祠之以勞定國祠之能禦大菑捍大患祠之先王之制所以繫民思也故未有無功而民思民不

思而祠也是故古之祠定以民今之祠定以官古之民
直今之民諛公於五者有一於是乎祠公者定於官乎
抑定於民乎其民而諛者乎何者公在正統時為翰林
檢討媚事閣者王振、敗公以善佞得免及景皇帝立
廢皇太子為沂王而立己子公為東宮官嘿、未能正
言從而縱諛之由是得留事愍太子後睿皇帝復辟首
以易儲之怨欲罪公黨公雅為權臣石亨所喜遂得不
治於是改公尚寶少卿無何公以黃緣復轉侍讀學士
是時大臣互植私黨脅使相傾公又附事高少保穀求荐

入閣以苟邀一時之富貴後為陳廬陵循所阻遂銜之
終身公又與閣者王忱舒良相結納甚厚初景皇帝欲
詔取兩翰林官教諸小閣黃賜等讀書王舒共謀引公
先示公以意公不悟曰幸無見屬王舒乃命內閣奉呂
倪二侍講不逾月二侍講俱陞學士被賞賚甚饒公始
大悔則語人曰業我得之乃為兩人所奪天順初公又
用石亨荐為會試全考官公所取中進士許起石浚皆
用事大臣子弟物議沸騰故京師謠曰錢溥春秋欠主
張又曰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

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是謠今京師人猶能傳誦此則公之立朝大畧也公坐法謫吾邑吾少時猶及聞父老道公政指皆曰公天子近臣為諸司優禮是時民風尚厚獄訟簡鮮公以此取名吏治公故與韓巡撫雍善韓推轂于上公又倚用鄉豪通閤說鄉豪鼓煽於下轉相稱譽雨米之頌猛虎渡河之謠皆諸豪以獻諛公故公生祠建於在邑之日其祭田捨自一家之私此則公之政事大略也公好交遊雖擯處下邑歲輒通書賄京師故人由是被詔徵還復為學士尋陞南京吏部侍郎

言官張海劾公謂今天變頻仍皆溥貪穢所致劾公繼續公不得已始乞休致公又私屬權閹汪直求璽書縣傳而歸于是詔晉公階吏部尚書致仕而勅書中多美語人謂皆直之力此則公之出處大略也公鄉所出紅雲布極縠曼而人未有知也公益市以賄遺諸權貴自是宮闈輦爭貴重之遂為織造歲例郡縣吏至京師持為餽信斂求日蹙民用益乏而莫不嗟怨公作備公家又饒富大治田園第宅令其子為權利橫於華亭華亭人語及公爭唾罵不休此則公之居鄉大略也公拳術

無所見獨與安南王諸書為世士大夫傳誦今觀書中所論不過爭宴坐之位改著辭卻之微節非有關於國家之大計而變消其篡奪之夷心比則公之文章大畧也然則公之為人豈孔子所謂鄙夫非耶夫鄙夫以事君固位挾宮宦之助以蒞下行貪給上官之譽此古今奸臣之智也公未見任用獨賴先皇之明而縣論尚有父老遂使上不能播惡於朝下不能盜名於邑此豈非國家之福而吾縣士大夫之利哉然而為公亦幸矣

再告李朱二先生文

黃道周

壬午冬十一月周以解網得乞骸還山道出臨安欲再入大滌從諸友講論數日而先是夏五盤桓講舍已三十餘日策訪歸雲杖折墜崕解為重創又從九江瘡作移疾過西林秋深氣涼血枯脈滯不復能臨眺如常時而朝命甦蘇敦趣就道業自京口拜疏冀得仁衆假之首丘溝壑餘年無朋友麗澤之求有墓木板號之願向平損益業悟死生次公車惟奚殊朝夕而猶未謝嚶鳴遠呼邪許亦夏甫所以屏居申屠因之與嘆也人生幾何安栖靡定叔子魂魄滯于龍山當陽名勳刊于峴首

幸遺正則絕勝于蛟龍并謝長沙遺臆于鵬鳥即當歸
設特羊誓誠先隴還酬里鼓以報鄉人示膚髮之不傷
告北域之未絕若建炎之事李公再召于中朝紹熙餘
年朱翁重趨于講席非哀能德所敢祈亦遜寫所未逮也
嗚呼知足不辱柱下所稱力少任鉅元夫致誠毛鷲之
林潰鳥逸棲輸載之轅蹇犢泣策羽毛之倫猶尚如此
而況于人乎周筋骨踈脆既無忠定干櫓之能學業迂
荒又少文公博約之致過江着脚八字不張剖臍見肝
三言就服奔階太學非必萬人掛劍馬前僅差信宿當

堯舜之世倖免共驩值巢許之倫不堪臣僕使有陳東
諸輩厲其血章元定諸賢留其臯比雖欲旋吉建西徘徊
劍水淪茗丹灶之旁息魂黯淡之上豈可得乎張季
鷹有言有虛名于海內者以求退固為難王輔嗣亦云
躡剛明之後者雖當位而有咎以難退之名秉不當之
位欲飾病顛以躋天閑雖夏墓而祈霖雨不待識者知
其不倫雖使蒙璆揣其難任嗚呼矣以兩先生之才之德
而時遇差池業不上于說盤功不齊于伊呂况無兩先
生之德之才而夜行不休踰淵求涉固譙鼓所以鳴辜

小狐之所竊笑也于時冰腹已堅陰晷且絀遙思松菊
恣如調飢願想懸雷邈如河漢諸友之公車已動故山
之內舍仍荒何繇再親灑掃考此景鐘信宿山阿聞茲
默誨乎何義兆送不肖至桐君山謹附數行告兩先生
并不使桐老嚴陵訾吾濡滯也

載龍渦剪石往寒河文

譚元春

崇禎五年十月鵠灣人譚子元春過襄之宜城縣門人
輦擁高肩輿至連泗洪尋石子所謂子龍渦者得一石
高可五尺掘其根又得一尺烟雨既深歲月無聊空中

多竅独秀沙隈且巖壑四周竒非一面青白襍出色非
一碧予所見太湖靈璧諸石竒勝猶將兄之也因思致
之寒河人皆難之曰吾宜城人愛是石者多矣咸力致
之而義不出山君何為独能于是屈氏兩門人奮然出
僮指千許為牽挽移上歸航舁石行十五里犯朔風越
嶺度墟如趙景興之往歸稽公也石重航不任又具一
舟載之予既飛書報襄太守唐公司理江公令尹李公
將以是月晦日載至園居而予復貰酒脯楮香出漢津
古河渡口先送之歸其詞曰丈幸歸我與羣石別羣石

不知安其頑劣我有林園萬竹百花丈姑先往遠赴汝
家、有隻鶴見丈必舞鳴于峰巒丈為鶴主我有萬卷
與酒逢迎携讀丈側丈為同盟丈往登岵暫蹲門裡待
我西歸位置遷徙靜察神思淵、有在敢混草木以致
嗔怪主人可依老當不俗寧似米顛袍笏相奪丈生過
中素有奇名爭輦致之丈終不行有大力人怒而致子
十牛千夫汗億欲死胡我來茲宛如舊識昇人騰踴有
趾無力愧我精誠格不至此既謝山靈又托江水慎汝
前途冬河欲涸庶幾歸來金置丘壑

檄虎文傳占衡

己丑月日告四面虎豹魑魍貓等蓋天道好還獸心
樂殺雖值干和之運終嚴助虐之條汝等性本甘人名
惟競物偶假形于兇宿遂竊齒于寅辰穴隱岩居猶驚
樵采交衢入邑實駭聽聞自頃竄竄橫奔蒸黎多難飢
魂疫魄族散邨虛女髀化為琵琶嬰骸盡為樂舞凡此
晨星之百姓無非雲漢之孑遺俵、何辜耽、肆噬乃
有黃斑白額岐鬣修鬚兩眼燃燈新來敵日四足如翼
曾不限垣陌上驚塵俄悲單豹南山落照頻傷李廣連

党繁徒盈于九縣充威毒吻并在一時誠圖書之所不
載災異之所未書周公之所不能驅刘昆之所不可化
也昔者銅頭鉄額之歲封豨修蛇之年百六既涯害氣
宜况况自嗇夫圈罷服不官亡律購三千吏縱百萬故
俾汝父子不仁迹蹄午錯非尊收而押字豈箕尾以颺
旗浪噉生民澤蕉國量草堂閔蒼黔之不命揣玄昊之
必懲以汝畧解人言差踰田鼠故且弘宣天戒事等鱷
魚其豈乏於菟之心甫易牛哀之面作是語已遙拜山
庭頽異醜而懷慙草曠情而飲泣者乎毋復磨牙掉尾

嘯月號風並竄于九閔之天遠徙于無人之野道塗廓
落啟處清寧則汝下不失山君獸長之名上當獲浴溪
脫毛之報若迷而不悟飢餓咆哮傲彼神誅能逃人巧
雖談之而色變故縛之而有餘誓將率我同仇爰抒衆
怒強弓藥矢數罟彌置伐鼓震林埋機匝路火烈具卒
不啻太叔之于田噍類無遺寧止卞莊之一刺或藉座
而供寢處或蒙馬而包干戈必與狐兔同悲草木同盡
凡有血氣孰不快心檄到風伯銜枚霧師退舍所在山
靈田祖社公佞鬼有能犄角擒捕絕其種屬者聞之帝

所疇庸準罪如律令

祭既大司馬文

沈士柱

丙戌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

東蕪湖沈士柱辱公知最深為文以告其靈曰古稱知

極

文及評後立補

狗感恩為知己故漢之存此

馳也博聞強記一代師表曹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顏真

師也德忠大節爛然與日月爭光

知之深故忘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祇知操杞之

為如賢崇身戕善禍國而不知於兩公未嘗不稱相知

也以余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早歲掇科歷

登華廡中常侍之際熱中要路與賢士君子為仇說者

遂詆公為璫假子獻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余謂不然逆

焰薰灼嗣胤滿天下得公不益失公不加損且公躬

吮癰舐痔之行媚御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撓海之才行

下井墜石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過光祿雄

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余以知公之跡巧而事拙

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封事置贊導之列終身不齒

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為先帝報仇余謂

所疇庸準罪如律令

祭阮大司馬文

沈士柱

丙戌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湖沈士柱辱公知最深為文以告其靈曰古稱知己重于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感恩為知己哉漢之有孔融也博聞強記一代師表曹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與日月争光盧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忘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祇知操杞之為妒賢崇身戕善禍國而不知於兩公未嘗不稱相知

也以余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早歲掇科歷登華廡中常侍之際熱中要路與賢士君子為仇說者遂詆公為璫假子獻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余謂不然逆焰薰灼嗣胤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且公躬吮癰舐痔之行媚御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撓海之才行下井墜石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余以知公之跡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封事置贊導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為先帝報仇余謂

不然思宗御宇使悉公權智復賜采錄抑或洗滌瘡痍
含茹包容則公息怨親仇亦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不
搖於群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鱗甲豐其羽毛得甘
心快意為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之也余以知公之陽
仇而陰德也公粗涉菽菹其詩文不異恒人獨所製詞
曲奔走一時說者謂公憤世嫉俗其科諱皆指目正人
余謂不然弘光半載公所行已登場塗面自為玩弄其
語人曰寧可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
何異及逃竄鳩茲復謂敝鄉衿友我必不學伯嚭錢唐

毋論公自比宰嚭作讖錢江此語不出正野史作劇者
神子晉之靈以禱後世公輩譏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
中独有梨園稿本以國為戲余以知公之胆大而才小
也公以里閭小怨壇坫微辭殺雷介公周仲馭復具鉤
黨之獄使宇內重見范滂張儉之事騷然不寧說者罪
公毒流宗社戕此之由余謂不然跡公所以致禍敗者
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抗直聞天下見忌群小不
獨一阮也阮不殺群小必殺之即不死于阮不死于群
小設不幸邪正並列用舍不分終令大廈莫支狂瀾失

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于存亡之數而後殞命報國
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譏其反正之無術
故死于阮猶愈于自死也即同難諸君子青衫牢落雕
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譽俾
異代得與尉及同稱故公為國謀不忠為身謀不祥而
為諸君子謀則善也余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
變倡逃棄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于懷愍徽欽之辱說
者以為賣君而緩追騎與誤國而趨間道者律於馬同
罪余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奕棋有無君之心然

馬一貪人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為事馬
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為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載
馬尚欢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効之
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跡補過蓋愆天奪其魄委
贄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並榮
名天實為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崖一跌身首異
處從者挾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棺以斂公之智能保
首領于生前而不能全軀殺于死後誰分其尸誰傳其
首天實為之矣余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

其行事皆灼然人耳目議公險者余為公平之議公深者余為公淺之議公毒者余為公厚之議公巧者余為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余獨蓄以俳優謂公以人國虜倖皆坐此病雖較衆為深文然九原有知未嘗不以余為知言也至余以隔縣諸生既無一日半面之交雅曾辱品題亦無單詞隻字之訛評濫施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為甚友人曰君曾於庚午闈後同座傳觴有宵人者以闡義質公爪牙君見其評閱曾當座叱之語微及公其人忿而介某之謁公門墻借

君為贄公于是伏欲殺之端矣此一說也或又曰君渭陽為公鄉同籍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為大行為給諫侍御兩榜一令往还未絕也甲子以後公為閹私人侍御公絕不與通公又欲以故人禮遇子、不屑往也公於是又增欲殺之目矣此又一說也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禰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余即小過不過微文刺訛又出人傳送粉飾增益公何見必欲置之死地若以通家子責鄙人昔秦檜之于胡安國始末嘗不稱同党及末路敗壞其子胡寅胡宏或和議不

合或答書甚嚴檜雖心恨之而未至於殺也然公雖欲殺余、即未見殺于公而以稱相知則竊附古人矣憶党禍初發公曾庭語座客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也而中畔之是悔罪不暇密修好者也某、者是色厲內荏我能令之望塵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者小有才而無用我但喪其膽摧其肺腑使之閉閣思過縮胸不得出者也惟二沈嘔強吾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一謂余也夫嘔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而加諸余公不可謂不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

人皆動色相戒為余危之余笑謂人曰阮公狡獪人也其于余一發不中有懈志矣使復再為之公自度向以縛象全力免尚得脫今遊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于罪咎哉余知公之必不為也我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綢繆之素迹若莫逆而實則汎常公操利刃設深穽致我流離鎖尾家業蕩然猶竊附於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一
 諸體文甲
 募建青門菴疏
 表宏道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一

諸體文甲

募建青門菴疏 表宏道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允山川要會處士人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間剝宇必
 多故今京都吳越精藍棊置而文章禮樂亦甲中夏夫
 衣紈綉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
 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其習固也往余為童子時與諸
 中冠者遊見圓頂而緇者則群指曰楊墨稍長讀子史

書旁及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輿氏舌而是時士競操觚業以諛時日故亦習子史及釋老之淺易者士之入伽藍者揖必至蹠見僧乃不怒迨先伯修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以爲大道可學三聖人之大旨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揖而坐上座事二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藍禪室者遂亦數修飾漫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口者什六身者什三惟一二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世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沈生從余講業及薰聞貝典熟世爲爪

渚里人渚中人士習爲修雅將闢禪舍以容桑門余顏其楣曰青門志里也且以識下邑之文漸埒上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穫者見人投種則恠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已慎無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募修文昌閣疏

艾南英

縣治之南有閣巍然屹立午道者爲太平閣之東草創而未飾者爲文昌閣當岷源刘公令東鄉時德洽政孚邦之士民醵金而建之以爲祀公之所然以公方蒞

茲土也法不當有祀故姑以淳屠老子之說寄焉其後公以循良高第入為戶部主事又六年出為廣西之桂林知府而文昌之後猶未告成友人吳士衡王孔丞與予皆公所獎拔士也謂是役不可以不竣乃糾合二三同志首事募施而授簡于予使弁其端考之天官書及漢晉二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然則六星無所不統非獨以文而已也及觀王氏見聞諸書則謂帝君十七世為士大夫至西晉末生于越雋張氏始跨

白驢而仙掌司文昌之籍而棲其神于蜀之梓潼夫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而文昌六星居其斗柄自開闢已然初無待于人之祀以司之况自周迄晉凡二千年豈生民之初經歷世數必虛其或以至于晉而後專屬之帝君邪抑帝君文武忠孝實鍾文昌之精若所謂嶽降申生者不然則秀英奇麗之氣死而不朽上此列星若傳說之騎箕尾皆未可知也乃今之祀則又有異者郡邑之士民取有德之令長而尸祝之而上及于帝君不已誣乎雖然郊禋宗祀必有其配若后稷之于天文王之

于上帝是也公以員州名士出仕茲土其鄉邦皆帝君所生所治所讐所振所棲神之土疑必有夙種其間而其功德著于吾邑者釋寃滯釐部解有奮不顧身之義蓋嘗欲改輕齋以逸山民設驛使以休郵傳雖為當事者所沮然義勇形于色而心勞吾邑者周且至矣且所謂文者非翰墨藻繪而已懷柔萬民德及遐邇休之以文定之以武斯義也帝君幽則用之雪山矣明則用之清河矣即其化蛇裂石摧壓五丁糜身以保全蜀之人其義勇有相類者夫不勇則不能仁而仁故能勇是公

與帝君所以配也然予猶有進于此夫物之無遺鑑者至于神而止矣群天下億萬之士三歲而取其什伯之一以貢于禮部禮部又取天下之士擇其什之一而為三百人宜其為帝君所祐者必材且賢其所不祐者必庸且不肖然空疎庸腐與淫穢惡類之人往：紆素紫登仕進而高材積學修潔自喜者令其老死困頓而不得沾縣官之祿即或遇矣又遲之桑榆使不得及其鋒而用之以有為于天下豈帝君之神偶不察與抑世固有樂醜惡正如釋氏所稱誦詐無行誼者之神以為是

人之奧而不盡出于帝君與抑帝君之側有竊弄其柄若世所繪暗者聾者與控轡之武夫眯目昏衆錯亂帝君之文衡而使是人得冒濫以進與乃人則異是凡今之高材積學屢擯而後遇者則人必曰是人也常擯于某幸而遇某先生之識鑒而始見其竒也故雖以英之不肖而公固常憫其屠龍之技而收之勞薪之餘然則人者固贊神之所不及矣持是說而募文昌之閣不已左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材者必售而庸者必黜則鬼神何所呈其巧而人將盡釋其冥漠茫昧之思而力

于所學豈復有聽于神者哉不取必于人而取必于神然後良楛美惡可以並進然後材者歸其數于天而不材者亦將貪覲愚痴徼幸于不可知之地誠持吾說而告之以帝君之靈雖智愚賢否靡求弗獲不必盡責其所學則傾儲而應者惟恐後也既以是募邑人而又西望梓潼稽首嵩呼自茲以往不敢望帝君分別賢不肖盡改色荒之度而但哀憫下土材臣使得與庸之夫並驅天路且帝君亦將以此上振我憲宗純皇帝褒封之典為國家收養士之福而下以慰士子之心也

明心海
卷之四
為僧募白衣大士像疏

艾南英

予至武陵寓大善僧舍主僧覺初方募建白衣大士像
為衆生祈肩嗣者致禱祝焉而屬予弁其簡端予前後
為僧徒作諸佛募緣碑記之文以數十計而大士居其
半大士聞修空覺之旨予不能舉以示人強人以不知
而僅舉其感應靈異之迹若現聲于唐太宗之食雞子
現像于唐文宗之食蛤蜊者以告四方之人而未嘗及
白衣大士使世之無子而求有子求有子而又求福德
智慧之子者無所緣而動而又未嘗發明其的然之理

合于吾聖賢者則吾于大士之文尚有所闕方思補其
未備而不能不動念于覺初之請也雖然僧伽靈異之
迹其他固不可思議至于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
而又予人以福德智慧之子則吾嘗竊疑之以彼其道
既以棄妻子婚宦不事則宜一切以其法繩天下顧不
獨不以其法繩人而且為衆生遂子姓之樂况嗣續之
事起于男女牝牡之欲此宜清淨寂滅者所視為穢濁
鄙褻而彼且默相其間何為者則嘗概疑之以為稗談
所載傳聞所述凡無子而有子指為大士者一切皆偽

而予一二友人則又確有明徵如極峯熊君雲將李君
兩君皆今世偉人其言應不妄極峯未舉子時奉白衣
觀音唯謹一夕夢大士乘流至其家次日遊河壩見辟
兜澡浴水濱有浮芟聚流而下辟見取芟去其戾因大
呼曰得一菩薩矣取視之白衣像也像高尺餘木理堅
重與芟並浮又與夢符因建菴以覆之自是連舉三丈
夫子事詳極峯所自為記雲將李君者大司馬克齋公
之孫中丞見羅先生之從子也其室人以不宜子奉持
白衣經一夕夢大士送子指其旁一妾授之雲將家多

姬媵他有所愛寵其室人欲私試之秘其夢不以語雲
將既而有娠則大士夢中所授者也兩君皆今世偉人
不為綺語以惑衆而予又得之兩君所親授非若稗談
傳聞之謬以大士靈異之迹合之大士所為棄妻子婚
宦清淨寂滅之教而有所不得蓋嘗思之西方之所為
僧伽即吾中國之所謂聖賢也夫天下豈有情外之聖
賢哉無子而求有子有子而求福德智慧之子此大聖
大賢與庸衆之所同若無子而不必有子有子而不必
其為良子此其人必禽獸虺蛇其心而後可且不獨此

也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庶各守其業而後天下治天子有賢子以守其天下諸侯有賢子以守其國卿大夫士庶有賢子以守其家農工商賈有賢子以世其高曾之事則雖禮樂刑政三代所恃以為治者皆可懸而不用使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無子以守其天下國家即有子而皆昏庸暴虐奸鄙樂禍之人則天下之亂且從茲而起殺奪爭鬪之慘有不可勝言者豈復有世道哉嗚呼使人皆有賢子則夏商之後無桀紂周之後無幽厲天下不改而為春秋戰國生民之免于塗炭者其

福德可勝量乎彼以丹朱商均為子者幸而其時有聖人焉可以托天下又幸而其時去古未遠可以破世及之例而付之天下不然吾見二聖人者感：皇：亦安能怡然于升遐殂落之日以功名終哉然則大士之寂滅清淨而不廢人道之感者亦以網維世道而已矣抑是說也不始于僧伽月令之記曰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而史記世家亦有禱尼山而生夫子之說至于姜嫄簡狄感生靈異雖大儒不以為非當是時佛之說未行于中國也秦漢以來三代之典既廢無復有

玄鳥高禱山川禱祀之禮而佛老之書徧天下則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亦事勢之必然何足怪哉故予既舉大士靈異之迹得之親授者以告人而又牽其合吾聖賢之道者如此覺初持吾說以募武陵當有踴躍捐施而為之先者矣雖然大士以三十二應徧諸國土則夫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并予人以福德智慧之子者特其毫末予于他文固已論之詳矣

白城募建文昌帝君像疏

艾南英

予以戊午之春常為帝君作疏以募邑人大約謂斗魁

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者出于甘石星經史漢天官之書其懸象著明自開闢已然而世所傳文昌司錄之神則特出于東晉之越雋張氏以上天垂象而待乎百億年後之人以司之其事已不倫又海內賢而才者未必信不才者往往登賢書制科欲帝君分別賢不肖稍改其平昔包荒之度為國家取得人之盛而帝君之神未有以應我也今吾里寺僧復欲建帝君之像與釋迦合宮而祀以為吾鄉士子致祝祈且將俟其信於主司者而美報焉予重拂其意而再為之言曰嗚呼鬼神之廢興

豈鬼神自為之人實為之而已三代而上士之列於朝者自公卿大夫世祿之家而外則皆閭閻師黨族所朝夕察其德行通藝而升之司徒者也士生其間有不善未嘗不知有一善未嘗不知有一長者未有不列于朝而諸侯又每歲貢士于天子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一不貢則黜爵再不貢則削地其所以取士之詳及賞罰之具如此士修其身明其學以待上之所舉是非明而公道著士知其由于人而不由于神當此時雖有文昌之神亦且泯泯他匍

伏于丘壑灌莽之間与夫癘疫狐祥無所憑依之鬼累棲伶俚罔所求食亦安能窺明王之柄以進退天下之士乎老子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殆謂是與後世取士之法不詳而進賢蔽賢之科其所以賞罰之者不具又不幸而取士之塗一稟于文上之人君於其良楛美惡之辨若東西易位而不知而所為有司者未必皆才甚者唐以詩賦取士而李杜詩豪不登進士之科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而數黜于有司至于今日則輿論之所推或為主司之所斥闡中之所賞或為彈章之所駁司

文衡者如盲賈微聚腐折朽蠹充溢輒積雖有精良者
遇而雜收之非擇而見之也是非之塗紛然而不一士
子無所稟程則相率而求其故曰是殆有神司之乎然
則帝君之神崇隆烜赫其廟貌象設與孔子佛老等亦
事勢之必然也嗚呼鬼神之廢興豈不以人與昔少皞
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顓頊繼之乃命南
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
復命重黎之後使掌之然後絕地天通今將使矯誣妖
誕之說不與非必明王復作如顓頊帝堯之君而後可

也得一良主司足矣主司不必皆良則雖積學高才之
士不能自信其業不能自信其業則相惑而祈求于帝
君之前非卓然于禍福之際者不能免此然則文昌六
星懸象于天地之初未聞有燔柴告虔若王官夜明幽
雩之禮而必待數千萬年至于東晉張氏之仙始司其
錄而使海內之士求繫援焉其以是也夫嗟夫吾里之
山川孕闕鬱伏於今殆百年豈皆無冥助與嗚呼予不
幸而不生有道之世不能使其鬼不神而且冀夫鬼之
果神焉以能造福于予也而復以其矯誣妖誕者以代

寺僧之言而告吾友人亦哀世之意也

募造準提閣疏 蕭時華

出豫章北門數百步為龍沙復數百步折而西為周公亭。畔有廟屹然立江溪者需澤王廟也。攷漢灌將軍城豫章王與有功宋大觀中又常有禱祀之異故邦人祀之至今先是萬厯初勅改廬山黃龍庵為黃龍寺賜金佛像寺僧敬虛募閣以覆之時大中丞王公斗溟吏部徐公映微先後倡而新之此上人之勤也。今上人死矣廟傍有隙地數武其徒修幻復為予言師在嘗用形

家之說謀祀準提而閣于此今將踵而成焉予曰形家之言若何曰章門之水由此達于湖放于江萬里之流百折以至堤其委浪蜿蟺紆徐而後去之此鍾美之說也予曰此又子之勤也今子將以終中丞吏部之明德踵師之志福邦之人之聞而赴之者必衆而疾矣何以言之夫聖王之制祭祀黜淫祠秩常典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然後祀之此需澤王所以烝嘗于茲土也昔公劉太王陟巘降原率水滸至岐下即定中之咏望楚堂而景山京此形勢之所昉也夫祀典嚴于王者學士之

所講明有司之所慎重閭閻萬戶據有形勢以辨災祥
此皆非浮屠者之所有事也子之師一則成之不勸一
則志之而若有待于具後人若夫準提佛母之號遍茲
國土此誠浮屠者之所頂禮而事爾菩薩示方便法現
大神咒經稱苾芻人等若有持誦讀此咒能滿九十萬
遍所有資具種々具足若十萬遍得見聲聞緣覺菩薩
諸佛夫福田利益雖非世尊如來密諦深微菩薩普度
衆生功德弘深將在于是然則子持前說而告之邦之
宰官居士樂於形勢之利者聞而赴之已十之五矣持

後說而告之邦之老稚男女樂於福田利益者聞而赴
之當十之九矣况予日徘徊廟下見履舄之外蒼崖白
浪宿鷺浮鷗明霞薄靄變化衽席倘閣成而滕王之棟
歌舞西來隔岸江天鼓鐘在下此又騷人墨士所命侶
嘯倚而不能去者吾知聞而赴之者之又廣而疾也嗟
乎子之師能集浮屠之所不能事者以福邦人子能集
浮屠之所必事者以終兩先生之明德踵師志而克成
之吾知霈澤之靈抑亦有以相子矣

羅山法海寺勸化普度疏

曾異撰

竊聞胞民與物儒治明而釋治幽歎骷點骸緇利他而黃利自益設教神道教遠必判乎陰陽而博施佛門接引不分乎人鬼是以大士甘未成佛欲須度盡衆生即聖人內溝之恥地藏誓不歸西必待獄空鬼府廣王者掩骼之仁矧自數年以來囂然四海多故自戊午而夷狄之禍起廿年戎馬斬頭陷胸之將卒累々迨丙丁而黨錮之釁成一網鳳麟杖下獄中之忠良比之已而滇黔已蜀之豺虎誅夷日方乾于西土今乃秦楚晉鄭之魚肉餒敗血遍赭于中原閩越而南每罹山海寇盜之

慘江淮以北時聞旱潦蝗疫之殃閩津有跋涉之氍水泉或投溺而死豈無匹夫匹婦經溝瀆而莫知加以用二用三離父子而有殍殺以槌殺以刃殺以政縱橫率獸而食人老無妻老無子老無夫死徒以蠅為殍客地下罕瞑目之鬼欲爭社肉而無鄉行間少就木之屍尚負國殤而語難游魂為變枯骨誰依弱喪靡家淨土是血燐之百堵鬼雄索命佛國平寃对于同堂惟某行脚某主僧相視洒阿難之涕淚繫某宰官某居士憫度借迦老之門槌佛子忍辱發心以卑為行檀那勸施樂倡

憑高而呼持鉢沿門必因人以成事揮金布地亦將伯而助予募者如兩手之大悲惟化千則無物不奉施者拔一毛於楊子苟集衆斯重裘已成莫當面錯過靈山只此羅山使是試伸手援他苦海方知法海現前時維七月節曰中元乃泉路見天日之期諸鬼族若雲霓之望普天之下共一道場無始以來咸登彼岸魂來東西南北氣則無所不之法施天地神祇洋乎如在其上所願男皆善而女皆信貴益捨而富益施貧子傾貯粟之餅半粒亦渾身之汗血緇流捐隨身之鉢一蔬即滿樹

之菩提念生老病若死之無期身猶可捨隨香花燈塗果以樂助費亦幾何一食萬錢下箸分莫教之鬼但想逢君轉眼准留行旅之資糧百年半羈定睛看縮口之魂安知非我現身好認自家之頭面嗟乎梁王懺諱裁君雖依佛氏以生天尚不免臺城之報表絲口能賣錯已為強藩而絕命猶再鳴人面之冤無債不還頭：撞着有身安寄鼎：為誰八千歲春秋殘棋劫至一般是楚：之蟬蛸五百年名世芳草夢回何處尋栩：之蝴蝶歲不我與逝者如斯少易壯而強易哀墻壁面前橫

馬快揚鞭何處去貧忽富而貴忽賤石盤心內轉蟻忙
隨磨四邊旋居惡在想他麟閣雲臺舍其田代人圈王
定霸良弓走狗驍勇莫救乎頭顱秦碣峴碑姓氏何關
于生死朽骨猶誇我富翻窮儒道釋之書唉至死行乞
生涯總向貧家托鉢蓋棺尚負人豪做盡天地人之事
吐千古英雄膽智俱為黑海揚帆羸劉輸項莫相爭羽
方罷虞歌季亦永拋戚舞後來前唐何日了趙休嗟五
五代李也慢笑六朝且守着十字街開熟大店急尋個
三更後鼾睡眠床八萬四千里糊獠展盡神通筋斗只

翻掌上七十有二代傀儡停着鑼鼓豪雄齊入籠中悔
來遲費盡父母飴錫一無常為度世佛知也未貪他聖
賢面餅三不朽是陷人坑身命自有盡時聰明再無用
處隨爾天才絕人才絕鬼才絕閻君能煮鶴燒琴除是
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大眾方上船洗脚垢膩能為蟻
虱悟胎卵濕化之即此身但稍有情便能登諸正覺肌
膚日長鬚眉知草木天喬之備於我凡諸無性亦宜度
以佛心邪魔是世尊之逋子婆心建鼓而求神仙亦滅
收之亡羊回首補牢休晚噫嘻人畏蹈地獄之水火不

道世間之益熱益深盡恐墮畜生之輪迴未省目前之
 為牛為馬力能拔四生六道難消片念之慳貪施不論
 千金一文遂破終身之憍吝凡見聞者入歸信門掘井
 莫俟乎釜焦播種奄觀乎銍刈云爾崇禎丙子五日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二

諸體文乙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啞娼志 楊維禎

啞娼者錢唐娼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閱歲不能言至十
 歲終不言笑則訝喙露斷怒則噓云云父母決其啞無
 疑因呼為木哥且喏曰予門籍娼以音為伎今乃啞
 若是何待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于口弗啞于耳目
 手足也年及笄天質秀麗中益警穎工鍼繡能教以琵琶

箏篪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富家諱所病而求其長輒與他名伎並進既筭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啞娼名求見即大喜倍凡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愚笑賈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內諛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罷顯門賈一飲食非啞婦不甘且私賀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啞不婀娜侈然自隆重宴享

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玕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得其不能言臧白于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既缺諸姬遂迎主意推啞婦為繼內數年為賈誕子者三長曰傳嘿次曰傳訥傳忍後傳嘿以陰重不泄得出入禁中且得美官啞婦受封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抱遺子曰予聞道家書有綠霞女以塵心墮世為啞。娼者亦陰仙之質非欣然娼以啞病亦以啞過誠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遇亦犯娼求其終榮者寡矣嗚呼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託以語言文章為身之鑿

孰愈啞娼耶

龍墳誌 史明古

成化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望巡撫都御史廣東李公臨縣詣學宮謁先師孔子禮畢進諸生問曰昔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此土大獲龍骨爾諸生有知之者乎可詳考其事以為告僉以諉予：乃為之志曰

龍墳在今秀水縣伏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有六七十里初有村疇耕田往：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間有

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于蘇州南濠徐氏藥肆中歲以為常一日徐問有龍角否其人曰有乃以一枝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驚問何所得曰適有人來信朱問其人去遠近曰未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左璫號李黃子者方受命求采珍異朱以買辦戶出入璫所欲以為奇貨也遂偕其人告于璫：檄郡縣調夫船具畚鍤躬往掘之初入深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神者數輩初尚儼然及見風隨化盡惟餘骨爾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艦獻于朝竊取者不與焉時方貴

龍角帶自非諸王勲戚不能得一跨直十餘金及是價
為之預賤秀水在當時猶為嘉興宣德間分為秀水今
其田可六十畝許不可糞治而收穫倍于他田歲每大
風雨則拔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得龍骨
田中意當時已取盡不應有遺豈其地為龍窟所而潛
蛻其中欤然台諭有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
之文不知出于何書歷攷吳越春秋吳郡志蘇州志無
所經見不敢強為之說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
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
能得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闕四窓
垣墻周庭以當南日：影返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
竹木于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措書滿架偃仰嘯歌冥
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皆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
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
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而是東犬西吠客

踰庖而宴鷄棲于廳庭中始為籬已為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于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于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于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在此大類女昂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

當用之瞻頽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常為厨人往從軒前過余肩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列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埽井之蛙何異余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右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

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卧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之如蓋矣

吳越行窩志

薛章憲

湖南之衡山在洞庭上其岡巒之軒翔聳拔者凡為峯七十二金陵之大江在鍾山下其川隩之停蓄演漾者凡為陂三十六皆古之奇觀蓋山與水交相贊者也故歷代侈之以誇於四方恒自恨生長遐僻動越數百千

里徒心馳目想而已乃者揮手囂煩放情丘壑於吳越之區得勝處二焉在吳曰聚塢去城一舍而遠却負疊嶂前臨太湖與杭潁爭雄地產楊梅特佳形色味皆曼絕他所傾筐入市人望而知之爭售立盡輒得重貨湖中有山計其數與衡等昔人謂七十二朶青芙蓉是以作草閣臨之馮崖架庭高出木末可隱几而指數也因命七十二峯閣在越曰橫裏去城一舍而近衡六里有奇縱二十里有奇綿亘迤邐多陂澤渠塘平陸終十之二居民植藕芡為生收其入反出禾麥上直亦再倍於

平壤夏秋之交彌望皆織文繡段人刺艇子出入其間扣舷鼓柁歌呼相答不自意為人間世也築室三楹茨以生草墜之塗泥命為三十六陂館陂則當不止是而云然志舊好也歲之日居以課子姓出以事登陟大率畧相半焉所謂七十二峯與三十六陂者則又平分之矣蘇長公嘗言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不如野翁來往溪山間吾其得而兼之遂自稱浮休野人則自詫曰吾幸生太平之世身無病心無憂有菽粟以具饗殮有雞豚以供伏臘葺在陋矣聊以御燠寒室廬隘矣聊

以庇風雨行無所牽止無所尼任情率意委順逍遙貴歟賤歟壽歟歿歟付之造物者一不置肝鬲間也各丐太僕李公先生題字揭棟上以告來者使知盛世之民沐浴膏澤涵煦至化雖野人之愚亦能順時知命處困而亨烏雲飛而魚川泳無不遂其生也衡門之木則咸署曰浮休野人家信有侈心如登龍斷者無以自解云云

翰墨林七更

有序。金寶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

飭被眷遇得美名於縉紳間籍甚性嗜清玩畜之頗
富嘗名其齋曰米家船少傅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
今名而記之予乃為作七更極其辨以進於道意劣
辭庸視右之作者固未免有捧心之謂要之發乎情
止乎禮義庶幾而不差者也

覺非先生久客闌闐心厭喧囂惟松堙鬱思若無聊安
得絕境於馬道遙滌濯煩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
翰墨之林曳杖入于若履空谷足音跂然主人出速不
言心喻眇昧以目升自賓壘塔少叙寒燠主人曰噫走也

是林不資于地匪穹于岑無松之盛非栢之森駢羅罔
書錯置瑟琴棊几萬籤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
少安無躁願陳至音于是拂几正席焚沉蕙蕙緩宮急
羽高卑以序巍々洋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猗蘭飛佩
五曲九引纜々可繼先生曰美哉矣太古之教也然鍾
期既亡伯牙絕響箏篳之耳未能得其情恍毋勞爾為
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托物設教啟其聾瞽以
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
與陽互陳錯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已負不可

債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勅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
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
不操勝心毋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
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蚪再變乃有分隸斯
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
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
轉折旋向背明憲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
者于書固最近事然一好着亦能喪志吾未暇為主人
曰五色作績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以降

好尚蠱起顧吳荆閔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別品第耽
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宸適情游藝動合
玄理宣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
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
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
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書或忘食宵恒寐寐窮極彌工思
若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
曰風雅遼濶正毅微茫競趨靡麗太樸日亡安得擊壤
以反渾龐主人曰經緯天地轆轤後先用與政通體隨

明文海 卷一百四十二 九
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駭敲韓公倡唐哀弊特起歐蘇
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
雲昭回河漢炳耀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
淵媚珠呈走將激其芳潤咀其華英寤寐于芥林之下
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
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而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撫然
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
暇細論畧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
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

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
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膏吾車
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
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頰首請先群經旁藝居後以
翰墨林為道淵蔬

九攻有序 孫七政

歲乙酉之九日自金陵孤家才三日即與君鎔浦子
為婁東之行訪王長公午刻過克正許君家談少選
若以酒餉我恨莫留至舟雨甚白衣不來徒詠悠然

見南山年耳夏許燭滅共被談詩寢不能寐去因為雌
黃今古九辨攻詩君鎔快之強著此語命曰九攻以
九辨且九日作也他日詠黃花籬下挿茱萸登高持
杯時當思此落莫不忘雅淡即可共蟹螯侑酒大是
樂事雖然詩之為道無論動天地感鬼神彬々乎雅
頌之音即閭巷歌謠莫匪先王之澤之遺也僕於此
道未窺一斑乃敢放言若斯蓋攻之云者將以攻己
之攻而非攻人之攻雖名託翰梯而寔意存墨守者
也是夫以刺舉瑕疵謝言精髓其詞曰

嘗謂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詩道亦然自三百篇以來猶
一息耳獨資神理何俟多言而昧者莫覺遂至多岐故
或有不根風旨刺獵聲華者則徒取壯麗為工莫窮玄
適為勝雖貫珠聯璧窮山淵於紙上而龍飛劍去殘屋
斗於毫端是謂炫詩聲寔俱病而工逸兩妨者也或有
安排聲偶敷陳事寔情性絕無意調俱泯者則准以形
體為似不知了悟為先此尤詩道之膏肓庸鑿之無疾
而俞扁之驚去也世之作者皓首迷途間有悟者則年
光已去少壯莫追生平盡非大痛難割是謂形詩禍詩

尤篤知音可悟世諦難言其他則有機深狐白而寔才
慚豹變故惟借美於江篇獵工於沈句而玄珠未得神
彩索然此與目擊而道存神來而暗合者不可全日而
語是謂借詩又有雅詞古調非不燦然襟陳而以神韻
本之了不閑情譬猶靚粧衽服雖全工於西子冶容逸
態竟殊妍於捧心可炫瞽工難逃具眼是謂粧詩曰借
曰粧津梁最淺亦有為疾最微可取效於呼吸宜資神
於養道者厥有漏詩亦名羸作何謂漏詩神理具來風
骨兼駿徒以沈照少埋漏情於句字之間耳此則微之

又微可取效於呼吸者也何謂羸詩流派本端思致尤
若祇以足劣神駒學虧半豹亦有才窮孔廟夢還錦江
則遂乏手茸鮮媚之度故攻之則無疾療之則無方特
資神於養道而已矣又有神情亦來彩艷具足非不稱
佳顧入門一別雅道遂乖則或亢而為肆或散而為野
或似工而寔巧或似駿而寔佻或過奇而入於詭或騁
博而陷於繁而若為澀為晦為瘦為寒諸家者不與焉
蓋彼體也而局於才者也此才也而恣於體者也故曰
非獨才之罪也體裁之莫究而愈工愈失者也毫釐之

千里之繆是謂縱詩任其一偏而莫知取正求之今日此道方興又有好名而寡識者不思魏文不朽之名言徒憐惠子五車之快意千年萬世決於倚馬片時挿架盈囊盡是雕蟲餘蠹譽來庸目喪去良圖是謂騫詩好名而名日非者也不知東方與之問孰工一言與五車熟得詩有各醱疾亦多方微之則哲匠寧免甚之則下里恥言凡茲八者未能盡詩盡詩疾矣又有非疾可喻流毒詞林則以本非此中強作解事盡乖雅道尚謂名家是謂業詩雖性靈之難染恐佳氣之易干諒不興於

哲王之世矣嗟夫僕也童歲習詩窮年靡得覩茲九疾敢綴一辭哉重陽後一日書

大司馬崑田邢公帳詞 黃輝

伏以北門樞府久藉將星南甸幾庭新移御月帝衡勞逸賜夏省以息肩天鑑孝忠俾畫行而繞膝鍾山紫氣公作龍蟠溜水白華母方燕喜神標凝遠思緒汪洋時備四以希聲月成三而比讓有肩則受于躬若無秋駕履繩馬能言而相樂朝研游族鳶應奏以皆虛爰從起家則善為宰用谷喬魁是閑毛龍股掌羌戎卯翼雕狗

腹心將吏瓜牙熊羆逮問罪于夜郎乃修文于白帝念
如津始禍詎煩小白之旗嗟閩穴終凶安辱大黃之弩
苟鴉猶華響即鹿可擇音疇云播境之非人不道蔡民
之即我未殫籌筆已迫簡書會師宿于朝鮮復延咨乎
都護掃封為戰僉曰公宜戡亂以文是云我武狐狸狐
搢往轍孔明君始君終今暮畫一壇章甫發旗采頓新
叱咤則海立大郎指揮則山搖對馬鯨騰往檄地盡天
聲曩曩進梁物如人意苦堆連孽厭骨槩以導前漩溜
潛臣蓄鬻檣而助順旅拒必北鼓行而東柝木濟兵鴻

耳如期而過席王京整衆鯁鯁應指以愴夷乃伐樹以
盟師遂絕江而捲敵礮雷怒發陰火電其威光矢電激
飛剛牙颯其銳氣蛟環浪束骨已青岳鯁鋸徒張血俄
丹浦遂使島奴衄竄恍鯨避乎蒲牢我衆鋪敦類鳩來
乎龍子網羅路絕巢穴情窮天吳九頭俄褫其魄水鬣
八足空僵厥雄棄雉翮之城齋方決麝望羸厲之與口
故御犀窟已極于圍三倖距微乎借一神弓欽羽傾蜃
閣以為烟鬼彈收丸碎鯛帆而如雨狂氛既盡善氣聿
臻未忝自春淨遺洲之髮鯁閉門不夜返故堞之毛人

遂令異域之君臣真作同朝之賓主乃料萬戶爰申八
條招貔虎之國殲靈存賴尾築鯨鯢之京觀寬雪碧蹄
三折肱而起危徒得君重九頓首而具滅無以公歸且
夫緣馬報蛟尚播烈夫之英問因鳩讐鷁亦流公子之
慈穀况復地儉一成勢蕤栖越乃至戍踰七稔功百存
邢昔充國之護烏孫徒紆往返逮定方之征百濟僅侮
亂止何如以髮引之廢邦剪川增之勝寇盡驅鱗介再
復冠裳與波上下之兀山倚六鰲而復定隨波往來之
義魄依三象以如存從古未聞于今独盛自非名在佐

應道通神謀下取履而受書機先帷幄右祛衣而得兆
威薄兵車則何以肅將天威勅弘再舉丕震聖怒謀出
萬全奪虎口之鮮民還諸箕子滅兕皮之奄衆見于周
公者哉策勳飲至光生盟府之華文杖鉞秉旌氣奪穹
廬之葉吹謗書沸魏彌深零雨之思盟壤崇秦寧滯景
風之賞昔者受命無以家為今茲報成幸而親健車輿
迎養雲常繞乎狄公屢牘陳情日用舒于菜子上既難
其去仍體厥私俾殿陪京便觴故里馬曹群佐佇分爽
于笏端軍令一家更流懽于羨外咸謂斗牛之躔往即

看台揆之召還維艱難險阻之備嘗勞深薇芑致祿位
名壽之必得享及護推朝著殊榮人倫盛事屬大夫某
等夙承經緯得習安攘白虎藩前市馬尚騰乎茵藉黃
龍幕底樹人何啻于芙蓉憶昔剖符玉律猶噓乎黍谷
維茲開府繡裳仍照乎檀山感國士之見知素絲幾報
願丈人之益壯朱紱方來慙祖席之星移幸慶樓之月
在謂僕不敏辱公未知東草新詞爰歌舊德云爾

讀絳州園池記戲為判

徐渭

絳記何由為人炙口昌黎偶爾夢鬼籠晴壯夫不為愧

雕蟲小伎之逞文公所謂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試官
軋茁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聲牙鞣鞣非真空青是假難
逃賈胡眼雙鷄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筋且瀉夜叉
泥一馬桶齧齧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煮服必
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與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
束之高閣毋乃大苛美向孤琴庶幾別調

擬盪平妖賊露布鄭之玄

天啓二年十月某日具官臣某等謹已糾集諸將克復
鄒縣盪平妖賊者臣竊以詩書德澤本足銷萬世之妖

氛戈戟檉槍亦或閔上天之殺運以中國之民而叛中國斯罪不容誅用二東之力以畢二東斯田乃利執魚不免於遊釜草無取于逆風恭惟皇帝陛下仁孝儀邦聰明宣后日是無逸之冲主河清有道之聖人屬國家內寧之憂是祖宗艱難之緒彼肅慎之矢已貢行清綠海之波緋蘭西之焰猶狂終殄箐林之怪何啗內地之及側妄困多事而覬覦妖賊徐鴻儒者么麼匹夫窮竒異醜自紅羅女倡亂之後為白蓮教中興之圖夜聚曉散之踪因緣而說圖說讖生天成佛之說浸假而為帝

為王居然有混天掃地之名頓爾為改元署吏之舉蓋其徒已連於四五省而其謀且蓄于三十年豈徒富者捐金錢以厚其資抑且愚者致性命而為之死初發难于鄆鉅繼披猖于嶧鄒滕剡之間率無堅壘豐沛之地盡屬震鄰白骨如山郵騎驚而裹足青燐作火墟落燼而無瑩盤據誰何荼毒不恤猶復災我夏鎮扼我河漕繫繫天儲橫果臬鏡之腹煌煌龍衣攫被豺狼之軀舳艫之尾相御幾欲空之以野火陵京之喉何地併欲塞之以丸泥在昔青齊洊當饑饉神祖念其殺妻食子之

慘活之填溝卧壑之餘斯豈非其遺生頽卒甘于反噬
豈及秋之刺宜爾曾久豢之犬不如臣等乃奉徼國靈
恭致天討登壇以誓熊旗之將倚劍而鳩鶴膝之群示
以妖黨之無能戒以賊鋒之已大鸛鷺成陣共懷破竹
之心蛇豕驚魂俄當壓卵之勢一感於二夏店再敗之
紀王城大都轉戰一百餘戰斬六七萬遂使峯山之石
無恙闕里之門不驚陛下猶以蠢茲潢池誰非赤子彼
愚而被誘鷹眼何有於尚存倘窮而來歸梟音豈終于
勿草申命招撫曲示生全而怒螳之臂已窮困獸之思

猶鬪當其始也力攻堯城禍幾危乎魯王之邸及其終
也死據鄒邑毒尤慘於孟子之鄉結死士五千餘人殺
願降三百餘衆惡更盈貫孽尤滔天臣等乃復鼓舞同
仇激揚後勅築長圍以固其逸穴地道而墜其隍剋日
進攻分地堵截衆皆晝號而請命賊乃夜縋而乞降臣
謂負固而觸共工之山本王法不赦渠魁倘致轅門之
下則諸從可生於是十八元兇一時生得三萬餘衆並
就撫安宣陛下如雨之慈致朝廷凝霜之典蓋湯網開
前禽之路禹鼎攝神奸之形者矣臣叨分節鉞屬守封

疆網繆不先銷弭無術令之肆九頭而張雄噬然後枯
萬骨以成戰功夫獨何心安所逃罪頽捐糜者五閱月
收復者數巖城境內徵兵羽書不騷于數省師中措餉
天帑敢乞乎一錢道路廓清鴻鴈集而至止井廬蕩盡
鼃鼃靜而無噪業獻俘于闕庭行傳首于邊徼使長白
之馬為之不嘶而溪峒之蠻因而拆醜亦差足以紓神
人之憤而浼廟社之靈者也此皆上藉兩階仰憑一怒
故使鬼神效順防風立解於專車草木皆兵蚩尤能稽
于涿鹿橫草之功何有徒欲賡飲至之歌補牢之計未

遲何敢無善後之策臣不勝踴躍皇仄之至謹奉露布
以聞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main frame, possibly a title or section header.



